LIBRARY
JAN 1994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35
A2W8.
19--
v.38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395/62
A... COLLECTION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八二

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南宋紀

高宗皇帝

綱 癸酉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春三月。金遷都于燕。

目 金主自上京(見上卷末。)至燕京。(見同上。)初備法駕。下詔改元。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爲京師號。遂改燕京爲中都大興

府。汴京見同上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京大定府見八十卷二四為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見同上如舊。綱冬。宋樸罷。以史才簽書樞密院事。綱甲戌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春。正月。地震。夏六月。史才罷。以魏師遜簽書樞密院事。綱秋。七月。張俊卒。目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於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劉錡見上卷十二附秦檜殺岳飛見上卷十五為世所鄙薄焉。綱以敷文閣待制秦塤暄○檜孫。熺子。修撰實錄院。綱冬。十一月。魏師遜罷。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簽書樞密

金汴京火

一德格天閣

院事。加秦熺少傅。封嘉國公。

綱乙亥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夏四月。施鉅罷。六月。鄭仲熊罷。以湯思退簽書樞密院事。綱改岳州今湖廣岳州府。爲純州。岳陽軍治岳州。爲華陽軍。目或言岳州乃岳飛駐軍之地。又與其姓同。乞改之。蓋以媚秦檜也。岳州人謂飛駐軍乃鄂州今湖廣武昌府見上卷八。於我州何與而改之。綱金汴京火。金主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爲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綱秋八月。下趙鼎子汾等于大理獄。目秦檜於一德格天閣見上卷二十七。秦檜第。書趙鼎李光胡

檜病不能書

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於朝。其詞連逮見十卷十九。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名錫告宗室知泉州今福建泉州府。令衿。覩檜家廟記。曰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譏居汀州。今福建汀州府。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音哲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賮同贐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鞫菊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

綱以董德元參知政事。秦檜門人

綱冬。十月徙洪皓於袁

秦檜死

州末至卒。〔目〕皓居英州（二八見上卷）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今江西袁州府）至南雄（今廣東南雄府）卒。卒後一月秦檜死。皓久在北庭。（二二見上卷）爲金人所敬。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爲何官。居何地。不幸爲檜所忌。不死於敵國。而死於讒慝。聞者悼之。

〔綱〕進封秦檜爲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致仕。是夕檜死。

〔目〕檜病。帝幸其第問焉。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熺奏請代居相位者爲誰。帝曰。此事卿不當與。（預）帝還宮。命沈虛中草檜及熺制。並令致仕。是夕檜卒。贈申王。謚忠獻。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

誤國忘讎斁妒敗也倫。書洪範篇彝倫攸斁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晚年殘忍尤甚。屢興大獄。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檜每事與帝爭勝。其勢漸不可制。

檜既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

朱子曰。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十八九。虜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梓宮藉口。擴却衆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

定而不可破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徐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讎忍辱爲事理之當然嗚呼於是則倡邪謀以誤國終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也

綱黜秦檜姻黨十一月釋趙汾及李孟堅王之奇等自便二十二年三月編管王庶子之奇之荀于嶺南

綱以魏良臣參知政事

綱十二月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胡銓于近州光移郴州銓移衡州光尋卒

綱丙子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春正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官二月魏良臣罷

綱三月罷宰相兼樞密使以邊

事已定也。綱以万俟卨參知政事。綱竄東平進士梁勛勳于遠州。目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爲之備。帝怒，編

竄梁勛而下詔

管勛於千里外州軍，而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渝渝變也定議邪？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浮誕不根之言，以惑衆聽，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置典憲。綱夏五月，以沈該、万俟卨爲左右僕射，夜並同平章事。湯思退知樞密院事。目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至臥內，屬祝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

張綱篤

爲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爲非檜黨遂信任之【綱】六月以程克俊參知政事 靖康帝卒于金【綱】秋七月彗見十五卷三出非詔求直言【綱】八月程克俊罷以張綱參知政事【目】綱初爲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臥家者二十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綱】九月以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綱】冬十月復安置觀文殿大學士張浚于永州見上卷二入【目】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焉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

張浚上疏極言

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己必欲殺之檜死乃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今江西州南昌府）時喪母將歸葬會星變求直言浚慮虜數年間勢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虜可信莫爲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煙入聲○擫也）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乃上疏極言沈該万俟卨湯思退謂敵未有釁而浚乃若禍在年歲間者皆笑其狂臺諫湯鵬舉凌哲等論浚名在罪籍唱異議以動國是若使歸蜀恐或遠方生患復安置永州

綱 丁丑二十七年（金正隆二年）春二月以湯鵬舉參知政事三月万俟卨卒夏六月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秋八月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九月張綱罷以陳康伯參知政事冬湯鵬舉免

綱 戊寅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春二月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王綸同知院事

綱 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

金主以通爲謀主議興兵南侵

綱 九月以王剛中爲四川制置使

目 初剛中言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其強弱而先擇將帥蒐（搜閱也）士卒實邊儲備軍械加我

金營汴宮

數年國勢富强彼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治四川成都府）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綱】冬十月金營汴宮

【綱】己卯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春二月金籍諸路兵造戰具【綱】夏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今四川成都府綿州）

【目】道夫使金還具奏金有南侵之意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身弒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爲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思之故貶【綱】六月陳

誠之罷。沈該免。秋七月。以賀允中參知政事。綱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不至。目熹。徽州今江南徽州府婺源今婺源縣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今江西饒州府疾亟。屬視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挿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禀學焉。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爲泉州今福建泉州府同安今泉州同安縣縣主簿。罷歸。聞延平人見十卷李侗學於羅從彥。得伊洛二程之正。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爲主。築

潛鈔默誦

一意下學

力田賣藥
籍溪先生

室武夷山在福建建寧府崇安縣中。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憲卒不至。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慤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學。見八十卷十五。憲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鈔字抄本默誦夜以繼日。聞涪浮陵今四川重慶府涪州譙定受易學於頤。二人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漬染也故不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邪。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見上。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日衆。號籍溪先生。任終祕

草堂讀書

白水先生

書省正字。朱熹嘗言從憲及勉之子翬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久。得其學爲多。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結草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憲子翬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才器。爲去聲說聖賢之道。因以女妻去聲熹。門人號曰白水先生。子翬。韐韐。見七七卷一。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興化今福建興化府。通判隱居武夷山中者十七年。與憲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朱熹而已。

不遠復三言

屏山先生

熹初從子翬遊。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不遠復謂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也。易復卦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繫辭下傳。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學者稱爲屏山先生。綱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綱皇太后韋氏崩。年八十。謚曰顯仁。綱冬十月。以王綸知樞密院事。

綱庚辰。三十年。金正隆五年。春正月。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綱二月。以普安郡王瑗爲皇子。更名瑋。音委進封建王。目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爲嗣。恐太后意所不欲。

范如圭獻仁宗朝名臣奏章

遲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謂普安恩平二王也見上卷十九邸見上卷二一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聞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至是利州見六一卷九提點刑獄范如圭掇端入聲採也至和嘉祐俱仁宗年號間名臣奏章仁宗無嗣大臣請建儲疏也凡二十六篇合爲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爲皇子加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寺稱皇姪

【綱】夏六月王綸罷秋七月以葉義問知樞

密院事。朱倬參知政事。目倬初以張浚薦自宣興見入十卷簿主三十簿入對。時方以劉豫爲憂。倬策其必敗。帝大喜。而秦檜惡之。出爲越州今浙江紹興府教授。檜死。倬知惠州今廣東惠州府陛辭。因言前事。帝問卿何久淹滯也如此。倬言爲檜所扼。帝愀悄然悚動之貌慰諭。目送之。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裨悲益。帝信任之。綱八月。賀允中致仕。綱九月。以李寶爲浙西治杭州府副總管。目寶嘗陷金。拔身自海道來歸。至是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上聲乃授官。令於平江今江南蘇州府

切行會子

督海舟捍禦。綱冬。十二月。湯思退有罪免。目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秦檜父子恩也。宜寘之憲典。遂奉祠。綱初行會子。目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如交子關子之類。交子見六十七卷十六。關子見七九卷六。儲見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初行於兩浙。見七十卷十七。遂通行諸州。

綱辛巳。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雍大定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帝不受朝。綱風雷大雨雪。目侍御史汪澈輟言春

汪澈天變疏

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繼以雨雪，（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姦萌，戚屬無乖剌（辟。戾也。），而又無女謁（婦人請託也。）之私，意者殆為（去聲）夷狄乎。願陛下飭大臣，當謹於備邊也。

經義詩賦兩科取士

【綱】二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

【目】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俱神宗年號。）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業難兼濟，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

復立兩科永為成憲從之。綱三月以楊椿參知政事。綱以陳康伯朱倬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綱以吳拱知襄陽府。目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福建）蜀（四川）。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

立馬吳山第一峰

決則將士之意皆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今湖廣襄陽漢陽二府）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見上）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部兵三千戍（怨）之拱玠（見八十卷三附）之子也。

【綱】夏五月金主亮使人來求漢淮之地始聞靖康帝之喪

【目】金主亮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在杭州府治南）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至是遣其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來賀天中節（端午爲天中節）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聲上）其焚南京宮室沿邊

金遷都下汴

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漢（漢水在湖廣襄陽府）淮（淮水在江南鳳陽府）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為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金所言奏聞。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欽宗名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遽起發哀而罷諸詰斬衰三年【綱】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目】六月。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屯揚州。（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綱】金主亮遷都於汴 秋七月

魏勝起兵復海州

金大括馬于諸路。【綱】金主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凡百三十餘人【綱】八月。宿遷今江南淮安府宿遷縣人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知州事【目】勝多智勇。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即淮安府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今淮安府安東縣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屬淮安府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進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煙火爲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卽

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欽安仁擒文富民皆安堵見四二卷七如故【綱】金主亮弑其太后徒單丹氏九月遂大舉入寇【目】徒單后聞亮欲南侵數朔以言諫之亮不悅尋弑之遂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九月亮戎服乘馬具裝啓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氈帳相望鉦見四一卷九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於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見八三卷四入淮東遠近大震【綱】以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綱】金人犯黃牛堡吳璘等敗之遂復秦隴俱見五九卷二五洮見七四卷三三三州【綱】劉

王友直忠義

錡遣兵復泗州。（屬江南鳳陽府）〔綱〕高平（今山西澤州高平縣）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遣使入朝。〔目〕友直幼從父佐。遊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變也）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即矯制自稱河北（治直隸大名府）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爲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爲十三軍。置統制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奏事。未幾自壽春（見上卷四）來歸。詔以爲忠義都統制。〔綱〕冬十月。金人圍海州。（見上）魏　合擊大敗之。〔綱〕金人

渡淮。劉錡進軍楚州。今江南淮安府。以拒之。綱 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爲帝于遼陽。更名雍。目 金東京見上 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朵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沉靜明達衆心歸之。會故吏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弒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於是烏祿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御宣政殿。即位改元大定。下詔暴亮罪惡數十事。

綱 劉錡將王權軍潰。會於昭關。見上卷十一。○錡引還揚州。見上。金主亮入廬州。見同上。○權自昭關又保和州。綱 帝親征。詔葉義

陳康伯焚詔後奏

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目】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杭）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越州。今浙江紹興府。）趨閩（閩州。治福建福州府。）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綱】王權退屯

張浚赴君父之急

采石。見上卷十一。金主亮入和州。見上。見同。[綱]李寶大破金人于陳家島。在山東萊州府膠州南海口。殺其將完顏鄭家。[綱]金人陷揚州。劉錡遣兵拒於皂角林。在揚州府江都縣南。大敗之。[綱]十一月。召張浚判建康府。[目]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藎。見五卷九。四 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今江南江寧府。浚至岳陽。今湖廣岳州府。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煙燄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乘輿。見三三卷六。遂乘小舟徑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

虞允文采石之捷

者。綱編管王權於瓊州(今廣東瓊州府)。以李顯忠代將其軍。

綱金人侵瓜洲。葉義問使中軍統制劉汜(祀)禦之。敗績。義問走建康。

綱虞允文大敗金軍於采石。金主亮趨揚州。

目亮築臺江上。自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紅旗於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府(今江南太平府蕪湖縣)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

虞允文將略

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名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見七二卷三四。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怪之。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三並傍依也。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講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搜。船之總名。絕直渡曰絕。江而來。瞬舜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博。逼也。官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統

時俊揮雙刀出

虞允文識時達權

制時俊之背曰汝輩略聞去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諸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鰍秋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屬河南汝寧府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石大敗之金兵還和州見上會報曹國公已即位於東京改元大定亮拊髀見三五卷六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遂召諸將帥謀北還牽其軍趨揚州

雲間張氏曰或曰虞允文之敗金人也何其成功若是之速哉曰允文之識時達權岳武穆之

書生優於宿將

所不及也亮已知雍為國人所立。自知舉國之人皆不願戴己也。然其兵已出矣。何可已乎。譬猶人之外雖無病。其臟腑已受疾矣。是以貌雖欲勝。而心實孤焉。況亮以貪暴殘虐御下。允文以公忠信義勉人。又加以決策臨陣之機。此其所以成功之速也。曰。然則其與謝玄之淝水。周瑜之赤壁。劉錡之順昌孰優。曰。允文優。何優乎。曰。謝玄周瑜劉錡。宿將也。允文。書生也。彼皆出師禦敵。此則將命犒師。特以見當時事危勢迫。故不顧矯制之小嫌。以成退敵之大功也。噫。以宿將之才。而勝敵於豫備者易。以書生之見。而勝敵於倉卒者難。此允文之所以優也。【音註】謝玄見三三卷二五。周瑜見二六卷十七。劉錡見上卷二。

【綱】劉錡罷。以成閔李顯忠吳拱為兩淮京湖三路招討使。【目】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去聲）之曰。敵入揚州。必

大功出一儒生

與瓜洲兵合。京口（今江南鎮江府）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除）河（在江南江寧府六合縣）造三牐（暫入聲。牐，儲水以版蔽水也）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萬。允文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名還提舉萬壽觀。詔以閔等爲招討使。閔淮東。顯忠淮西。拱湖北京西。

所不及也[illegible]亮已知雍爲國人所立自知輿國之人皆不願戴已也然其兵已出矣何可已乎譬猶人之外雖無病其臟腑已受疾矣是以貌雖欲勝而心實孤焉況亮以貪暴殘虐御下允文以公忠信義勉人又加以決策臨陣之機此其所以成功之速也曰然則其與謝玄之淝水周瑜之赤壁劉錡之順昌孰優曰允文優何優乎曰謝玄周瑜劉錡宿將也允文書生也彼皆出師禦敵此則將命轄師特以見當時事危勢迫故不顧矯制之小嫌以成退敵之大功也噫以宿將之才而勝敵於豫備者易以書生之見而勝敵於倉卒者難此允文之所以優也【音註】謝玄見三三卷二五周瑜見二六卷十七劉錡見上卷二

書生優於宿將

【綱】劉錡罷以成閔李顯忠吳拱爲兩淮京湖三路招討使【目】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去聲）之曰敵入揚州必

大功出一儒生

與瓜洲兵合。京口（今江南鎮江府。）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除）河（在江南江寧府六合縣。）造三牐（暫入聲。○牐，儲水以版蔽水也。）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萬。允文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閔等為招討使。閔淮東。顯忠淮西。拱湖北京西。

雲開張氏曰劉錡爲將無瑕可指世稱張韓劉岳之劉謂光世也若以光世之劉爲劉錡之劉則庶乎得其當矣音張韓劉岳張浚韓註世忠劉光世岳飛

綱金主亮爲其下所殺目亮至瓜洲居於金山見七八卷二八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名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軍士危懼欲亡歸乃決計於都統制耶律元宜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

張浚風采隱然

子卽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詰乞旦明旦也。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博逼也亮營。遂殺之。元宜自爲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於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吸詣鎭江軍議和。未幾金軍皆北還。

【綱】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

【綱】帝如建康。

【目】張浚至建康。見上十五卽具行宮儀物。請車駕臨幸。帝從之。帝至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衞士見浚。莫不以手加額。浚起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爲重。

【綱】金主雍入燕見上卷末

辛棄疾勸耿京來歸

虞允文比裴度

【綱】壬午。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朔。日食。【綱】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其將辛棄疾來朝。【目】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山東忠義耿京據東平。府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自稱天平節度。治東平州。使以齊州今山東濟南府。歷城今濟南府歷城縣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見三卷六三。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綱】金主雍遣使來聘。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為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綱】二月。以虞允文為川陝宣諭使。【目】允文還。朝帝慰藉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朕之裴度。見七卷二六入。及是陛辭。言

虞允文請恢復中原

劉錡有儒將風

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爲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畧中原。

【綱】帝還臨安。

【綱】閏月。吳璘復大散關在陝西鳳翔府寶雞縣。分兵守和尚原。在寶雞縣西南。金人走寶雞。

【綱】楊椿罷。

【綱】太尉威武節度使治福建福州府。使劉錡卒。

【目】錡以劉汜敗見上十五。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名姓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

吾自當之。情觭以疾不能成功。齎齎讀平聲恨而沒。【綱】駛
京將張安國殺京以降金。辛棄疾還執安國送臨安
斬之。詔授棄疾江淮判官。棄疾獻議恢復。持論勁直。不爲迎合。衆壯之。【綱】遣起居舍
人洪邁使金。【目】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
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
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
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
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闊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祭祀。
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

洪邁不愧乃父

復屈已，亦何所惜？」遂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去聲）不成。」至燕，金閤（蛤）門見國書不如式，抑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金尚書令）不可，乃遣還。邁，皓（見上卷二二）季子也。【綱】夏四月，以汪澈參知政事。【綱】金人復攻海州（見上十三），鎮江（今江南鎮江府）都統張子蓋及魏勝大敗之。【綱】金追廢亮為海陵煬（諡）王。【綱】五月，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眘（慎）。【目】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瑋（見上八）

孝宗直氣凜然

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爲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於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爲去聲草奏請扈戶。從也。侍蹕見十一卷四。以供子職。帝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今江南江寧府。即建康也。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立。更名昚。

[廣義]孝宗之在藩邸。而其直氣凜然不可犯者。其有得於范冲朱震尹焞者多矣。嗚呼。有天下者。烏可不以薦人正士而預養國本哉。

[音註]范冲朱震見八十卷五。尹焞見八十卷七。

[綱]罷三招討司。以李顯忠主管侍衛軍馬司。成閔主管殿前衛司。吳拱主管侍衛步軍司。

[綱]六月。追封子偁見七九卷九

高宗付託得人

為秀王。謚安僖。母張氏為王夫人。【綱】朱倬罷。【綱】帝傳位于太子。自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皇后。太子即位。大赦。上皇退居德壽宮。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於汪黃。終制於秦檜。偷安忍恥。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機。悲夫。

【綱】帝朝太上皇於德壽宮。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不許。自是月四朝。【綱】以龍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曾覿幹辦皇城司。二人。帝潛邸內知客也。尋以大淵知閤門事。覿同知閤門事。【綱】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

朱子上封事
帝王之學
脩攘之計

目監南嶽廟〔南嶽衡山也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朱熹上封事〔密奏也〕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强視吾力

本原之地

手書名張浚

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綱

秋七月。名張浚入朝。以爲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綱

帝手書名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

史浩沮張浚

自歸敵雖自服帝竦然曰嘗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掎角（見七六卷二五）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建王邸也）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采石（見上十五）瓜洲（見上十八）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於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見上十）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

（劉氏）魏公之遇孝宗可謂受知於君之深者也其恢復之功必將收之於桑榆矣乃沮於史浩豈人力之所能哉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其魏公之謂

官岳武穆孫六人

虞允文諫棄三路

今日有八可戰

平。綱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目官其孫六人。綱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罷川陝宣諭使虞允文。綱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見上十九。北不可過德今山東濟南府德州。順。順州。今直隸順天府順義縣。若兵宿舍也。於外。去川口蜀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下秦鳳等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允文罷知夔州。今四川夔州府。以王之望代之。明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棄地

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今江南太平府 綱 冬。十月。葉義問罷。以張燾同知樞密院事。綱 十一月 金以僕散忠義爲都元帥。紇石烈志寧副之。目 金主以宋不稱臣。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見上一節 制諸軍。復令志寧駐軍淮陽。見八十卷八。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館閲士卒。分屯要害。見五十卷十。綱 十二月。詔宰相復兼樞密使。綱 詔吳璘班師。時議棄三路。遂詔璘班師。

孝宗皇帝 名昚。太祖六世孫。德芳之後。秀王偁之子也。母張氏。生於秀州。有嘉禾之瑞。高宗

無嗣，育爲皇太子，受禪，在位二十七年，復內禪，壽六十八歲而崩。○帝性至孝，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尤切，有恢復之志，值金主賢明，無釁可乘，南北講好，俱得休息矣。

置武舉十科

綱 癸未，孝宗皇帝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春正月，置武舉十科。

綱 吳璘還河池。金人遂陷新復十三州軍。

目 璘得諸僚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遂退師還河池（見上卷十五）。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見七六卷六）熙

倚魏公如長城

河。見同上永興治陝西西安府二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為金取。

綱 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綱 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目 浚薦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先是帝名俊卿及浚子栻字敬夫號南軒赴行在。見三三卷六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見十八上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壖軟平聲壖岸邊地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見四一卷二二

皆自以爲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綱二月黃祖舜罷

綱三月以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

目初次膺爲右正言力諫和議爲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卽位召爲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悲）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滔。饕貪財也）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回皆

辛次膺直言稱首

彼論龍舒章疏一出天下聳見上之渡江已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為首[綱]金人以書來海泗俱見上唐鄧商俱見上卷十七州之地及歲幣且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illegible]蕭琦屯靈壁積備修城將為南攻計○虹縣靈壁俱見下[綱]張燾罷[綱]夏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目]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覲之卽日降詔幸建康見上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為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而輕[illegible]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敵至則斂兵而[illegible]遁一時含冤萬世甚恥請乞浚曰帝王之兵

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於殿上。浚因
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重秋必為
邊患。當乘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
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宏淵亦獻擣虹縣屬江南鳳
陽府靈璧今屬鳳陽府靈璧縣之策。浚亦欲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
出濠州屬鳳陽府趨靈璧。宏淵出泗州趨虹縣。[綱]五月。史
浩免[目]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浩
因奏言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
望中原。因力丐盡乞也。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誤

李邵二將不協

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屬浙）【綱】李顯忠復靈璧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目】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見上卷六）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璧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殺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璧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於顯忠【綱】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目】

招撫直閤西將軍

顯忠兵傳附宿州屬鳳陽府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顯忠初為淮西招撫使眞閤西將軍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故稱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嫉聲顯去後趣促之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去聲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現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為淮南治江南揚州府京東京東汴京河北治直隷大名府招討使。宏

李邵符離之潰

淵副之。【綱】帝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天申節也，歲以為常。【綱】以辛次膺參知政事，洪遵同知樞密院事。【綱】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於符離。【目】紇石烈志寧自睢睢陽，今河南歸德府。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孛撒復自汴汴州，今河南開封府。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石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凉，且猶不堪，況烈日被避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鬬志。諸將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宏淵又言

金添生兵二十萬來襲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數日。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見八十卷八。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見同上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爲鎮江今江南鎮江府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見上十二撫將士。遂還揚州今江南揚州府上疏自劾。

綱六月。汪澈罷以周葵參知政事。

綱貶張浚爲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於筠云州

目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

掣肘

諭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見九卷二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大飭守備。帝復召浚子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illegible]入聲肘。喻爲人所牽制也。掣。引也。劉向說苑。魯使宓子賤爲單父令。子賤借善書者二人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又引之。書者辭歸。以告魯君。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不得施善政。命毋徵發。單父化盛行。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浚子。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至是

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奉朝請。見十五卷二三。而下詔罪已。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充宣撫治揚州。顯忠責授果州今四川順慶府。團練副使。筠州今江西瑞州府。安置。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綱辛次膺罷。綱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遂罷奉祠。陛辭。帝甚惜之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illegible]川者。次膺曰。今日之事。

張浚諫和金

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悞國家爾

【綱】秋七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綱】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陳俊卿奏使浚自効故也浚遂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

【綱】金人復以書來求地。及歲幣。詔淮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報之

【目】紇石烈志寧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　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　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　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

張闡諫和金

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款（緩也）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俱見上六）二等州乃正隆（金主亮年號）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殘也）瘵（債病也）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敕以勿許四郡而忽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而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歲幣

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綱 冬。十月。立賢妃夏氏爲皇后。綱 十一月。盧仲賢還。有罪除名。遣審議官胡昉如金軍。目 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遺去聲三省密院書來上。其書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竄郴州。見七九 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

陳良翰疏遣王之望

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爲都督府參贊軍事。不欲戰。請入朝。因奏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進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之。庶爲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前。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胡昉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

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併一行禮物並同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當追使入罷和議矣【綱】詔廷臣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目】陳康伯等以和金未決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評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祖大

事。豈同戲劇。極。劇亦戲也。常意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金主完顏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福難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為陛下憂之不聽

【綱】以朱熹為武學博士既而罷之【目】熹應詔入對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見上三二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

賢姦並相

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後與洪适論不合而歸【綱】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

靜軒周氏曰罷康伯而相思退此君子小人之不能並立也以思退張浚爲相此君子小人之不可共政也後書罷浚判福州此其驗耳賢否無別誦之何哉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八三

綱目續編定本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南宋紀

孝宗皇帝

綱 甲申二年。金大定四年 春。正月。金人執胡昉。尋遣還。目 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旣而

張浚視師
金軍退

僕散忠義以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卽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綱三月。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目湯思退陰謀去浚。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城上望樓也）器械未備。又言費四萬衆。以守泗州。（見上卷二六）非計。帝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見上卷二八）爲戒。早決國是。爲社稷至計。乃詔浚行視（上聲巡視也）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

張浚忠義素著

以守泗州。凡要害（見五十卷十）之地。皆築城堡。增置江淮戰艦（咸上聲）。諸置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見上卷一七）契丹（遼本號）望族。沉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吸）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

静軒周氏曰。張浚銳志殄虜之事。可質金石。至今以為凜凜。然非忠義素著。何以得此。綱目以去年夏書張浚使李顯忠部宏淵分道侵金。五月書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至此又書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皆以見連年虜寇侵邊。至此未嘗一與交兵。直屈而去。無非張浚

全德所致此則書法之意也嗚呼張浚有功於宋若此眞可謂社稷之臣矣書以美之宜哉

綱 夏四月罷張浚判福州 目 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見二三卷二五且費國不貲音資量也浚乃請解督府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治山東濟南府德州使判福州今福建福州府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勳人望所屬祝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綱 秋七月洪遵罷 綱 撤兩淮邊備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也 綱 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 目 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

必說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戒勸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即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疾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今江西饒州府餘干縣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足矣數日而薨贈太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諡忠獻

張浚有社稷大功五

魏杞使金

呂中曰。浚亦社稷大功者也。建復辟之勳。發儲嗣之議。誅范瓊以立國基。用吳玠以保全蜀。却劉麟以定江左。世但以富平符離之役議之。然曹彬岐溝之敗。其喪師覆國。亦不下富平符離。豈可以一眚而掩其大德乎。〔註〕曹彬見六五卷十三。眚過也。〔註〕左傳。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綱〕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綱〕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

〔目〕湯思退奏遣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

魏勝淮陽之敗

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櫬。卷八二九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卷九三一而後爲快。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綱】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綱】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退辭不行。乃以楊存中爲同都督【綱】冬十月。賀允中罷。【綱】詔輔臣晚對便殿。【目】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開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於治。【綱】金兵復渡淮。十一月。魏勝拒戰于淮陽。敗績。死之。楚州

魏勝死節

降。圖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淮水在江南鳳陽府）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在江南淮安府清河縣）以扺楚州。（即淮安府）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屬鳳陽府）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兵軼（徑。侵突也）境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顛去）

至淮陰東十九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綱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綱湯思退以罪竄永州。直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落職永州今湖廣永州府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鈎致敵入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等。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虞允文等。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今江西廣信府聞之憂悸而死。綱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錢端禮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書院事。

魏杞正敵國禮而還

綱周葵罷。十二月。以錢端禮參知政事。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王剛中簽書院事。

綱乙酉。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春正月。召楊存中還。罷都督府。以存中爲寧遠昭慶節度使。又罷兩淮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司、

綱二月。陳康伯卒。

綱三月。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

綱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目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且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見七八卷四。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金元

帥府罷兵分戍 恕杷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薦甚厚。

綱 夏。六月。王剛中卒。以洪适簽書樞密院事。

綱 秋。八月。立鄧王愭爲皇太子。大赦。愭帝長子。

綱 虞允文罷。以洪适參知政事。葉顒簽書樞密院事。

綱 錢端禮罷。太子愭夫人。端禮女也。不得已引嫌奉祠。

綱 九月。以汪澈知樞密院事。

冬。十二月。以洪适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汪澈爲樞密使。葉顒參知政事。

綱 丙戌二年。金大定六年。

春。三月。洪适罷。以魏杞同知樞密院。

夏。四月。汪澈罷。

五月。葉顒罷。以魏杞參知

政事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蔣芾簽書院事。綱 秋。八月。林安宅免。冬。十一月。寧遠昭慶節度使楊存中卒。十二月。以葉顒知樞密院事。綱 以葉顒魏杞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蔣芾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目 先是帝猶鞠戲蹋鞠之戲。見十四卷九。又將遊獵白石。俊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以爲戒。後數日入對。帝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遂有是命。綱 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之。目 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盡欲使知

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宜唐制宰相兼領三司使。於是詔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

【綱】丁亥，三年（金大定七年），春二月，出龍大淵為浙東（治紹興府）總管，曾覿為福建總管。（中書舍人洪邁論之也。）【綱】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綱】三月，秀王夫人張氏卒。（帝成服於後苑。）【綱】夏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卒。【目】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聲亞於玠。卒贈太師，謚武順。上皇嘗問勝敵之術於

三駟之進

璘。璘對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此孫武子戰國時孫臏也史記孫子謂田忌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尋以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綱六月。皇后夏氏崩。諡曰安恭。綱秋七月。太子愭卒。諡曰莊文。綱冬十一月。合祀天地於圜丘。雷。葉顒魏杞免。以郊祀而雷出非時也綱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珙同知樞密院事。目珙自湖南召還。初

劉珙知高帝

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虞書達四聰言廣四方之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而左右私暱（暱入聲。暱親近也。商書官不及私暱）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又論羨餘和糴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漢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

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副。珙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翰於帝。

〔廣義〕觀劉珙告孝宗之言，則知自漢以來，知高帝之深者，無如珙也。

〔綱〕戊子。四年。（金大定八年。）春。二月。以蔣芾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以王炎簽書樞密院事。

〔綱〕秋。八月。劉珙罷。

〔目〕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其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擾民。言不便。珙乞罷琪。忤帝意。遂罷珙。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願留之。不聽。

〔綱〕冬。十月。起復蔣芾爲尚書左僕射。以陳俊卿

爲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莆辭許之[綱]大閱於茅灘[目]帝親御甲胄指授方略命三司合敎爲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賚有加[綱]十二月名建寧今福建建寧府布衣魏掞鹽上聲之以爲太學錄[目]掞之師胡憲見上卷七與朱熹遊諸司薦其學行召赴行在入對帝曰治道以何爲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爲要詔除太學錄時將釋奠見四卷十二孔子掞之請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太學之敎宜以德行爲先今一以空言浮說取

措置兩淮屯田

之非是。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無不抗疏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罷爲台州（今浙江台州府）教授。尋以病卒。聞者惜之。

【綱】己丑。五年。（金大定九年）春。正月。措置兩淮屯田。【目】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猝渡兵。恐不及事。請於揚州（今江南揚州府）和州（今江南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

緩急且以險制州兵頡頏見七六卷十四之患。其兩淮諸部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壁。舉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天兵屯要害見上二必爭之地待敵至而後決戰使民各守其城。相爲犄角見七六卷二五。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爲然詔即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綱二月以梁克家簽書樞密院事。 罷制國用司綱以王炎參知政事。三月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炎代之。陳俊卿薦允文才堪將相故也。綱夏五月。帝不視朝。六月始視

陳俊卿諫騎射

朝。目以射弩弦斷傷目。故也。陳俊卿言於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於尊俎之閒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慴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閒哉。綱以虞允文爲樞密使。綱秋八月。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目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於帝。未

材館錄

水銀浮金鳧鴨

嘗語去聲人每接朝士及牧守州牧郡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凡文武相亦以人才為急嘗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綱 庚寅六年金大定十年夏四月罷吏部尚書汪應辰 目 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甃秦結砌也石池以水銀浮金鳧符鳧水鳥如鴨魚於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民錢貫也錢二百

萬爲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見上卷九。然水銀實非買應辰家也。

綱五月。陳俊卿罷。

目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俊卿以爲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鄉向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見上二十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脩政攘夷。泛使不可輕遣。

綱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

目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

禮蓋泛使也。紹興(高宗年號)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欲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為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意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搢，插也。謂插笏於帶閒也。)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標(標，麾也。)起之，成大屹(銀入聲)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

范成大全節而歸

二事皆無成功

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略云。和好去聲再成。畀河山而如舊。緘咸函也。昔遷至指鞏今河南河南府鞏縣洛今河南府洛陽縣皆汴宋陵寢地也以爲言。旣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節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櫬棺也。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

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
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
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
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
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
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
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
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
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

南軒老成謀國

復讎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脩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廣義】觀南軒備告孝宗之言可謂老成謀國深切時病而事出萬全者也孝宗不此之慮而遽爾請求陵寢其失自可見矣

【綱】以梁克家參知政事

【綱】冬十一月遣中書舍人趙雄如金

【目】遣雄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雄辭歸金主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

家法遠過漢唐
作敬天圖

兩國葬之

綱 辛卯七年 金大定十一年 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目帝尋諭輔臣曰前日奉上冊寶上皇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宴邦家非常之慶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

綱 帝作敬天圖

目 帝謂輔臣曰無逸 周書篇名見三卷六 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云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

綱 二月立恭

越次立光宗

孝宗教子之法明

王惇爲皇太子。大赦。進封慶王愷爲魏王。【目】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己。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爲魏王。判寧國府。屬江南。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爲重。其事備見於文王世子。禮記篇名。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非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爲太子詹事。劉焞（吞）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廣義】前書作敬天圖以見孝宗脩身之道著。繼書立太子而擇多士以薰陶之。以見孝宗教子之法明。脩身教子。兩得其道。則孝宗之心。庶乎無愧矣。厥後光宗不能克遵父訓。而以逆道自處。其得罪於乃父也多矣。

【綱】三月。金葬欽宗

張栻諫用張說

皇帝於鞏洛之原。以一品禮【綱】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目】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攀緣親厲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獨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徽宗朝童貫自京黼蔡京王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違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感悟。命遂寢【綱】夏四月。詔皇太子領臨安尹【綱】五月。起復劉

劉珙辭起復疏

珙爲荆襄宣撫使。珙固辭不起。目珙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見六十卷十六音註。今以陛下威靈。边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噤禁。禁閉也。口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

手疏別奏

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

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德未加脩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見二卷第九）士卒方飢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大抵闊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荊襄（今湖廣荊州襄陽二府）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匈奴庭）掃穴在反掌閒耳何荊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荊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

劉珙聖賢之徒

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升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爲寢前詔。

【闡義】珙嘗陳聖王之學於孝宗。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今觀其手疏之言。則知其本識之高遠也。非聖賢之徒其孰能之。

【綱】秋。七月。加王炎樞密使

【綱】壬辰。八年。金大定十二年春二月。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爲之。並兼樞密使。尋又省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之官。以左右丞相充其位。

【綱】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目】宰相陰主張說。欲伸前命。故出栻知袁州。今江西袁州府。栻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

四賢詩

抑僥倖，屛(丙)讒諛，宰相近習皆憚之。(發明)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今允文進張說之不肖而退張栻之賢，首尾顛倒，是非失真，如相業何？嗚呼！允文所行若此，則有靦於向之事業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戒焉。

【綱】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

罷侍御史李衡等四人。【目】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論說不可執政，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詔敕也)。帝詔翰林學士王曮(炎上聲)草制，權給事中姚憲書行，而罷四人。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

【綱】以曾懷參知政事，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

【綱】秋七月，以曾覿爲武泰節度使。

【綱】罷虞允文爲四川

宣撫使。目帝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爲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覿所薦者。允文與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

綱癸巳。九年。金大定十三年。春正月。王炎王之奇罷。以張說同知樞密院事。沈夐 伕 鄭聞簽書院事。綱冬十月。梁克家罷。 以曾懷爲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沈夐同知院事。 十二月。沈夐罷。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

綱甲午。淳熙元年。金大定十四年春。二月。少保四川宣撫使雍公虞允文卒。贈太傅。諡忠肅。命鄭聞代爲宣撫。

綱夏四月。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簽書樞密院事。六月。憲罷。以衡代之。

綱秋八月。張說免。帝雖知其欺罔也。

綱以楊倓簽書樞密院事。　冬十月。鄭聞卒。　十一月。以龔茂良參知政事。　楊倓罷　曾懷罷。以葉衡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綱十二月。以李彥穎簽書樞密院事。　以沈夏爲四川宣撫使

綱乙未。二年。金大定十五年。夏六月。以沈夏同知樞密院事。

金設學養士

朱子不應改官之命

罷四川宣撫使。秋八月。以左司諫湯邦彥爲金國申議使。九月。葉衡罷。【綱】贈趙鼎太傅。追封豐國公。謚忠簡【綱】閏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王淮簽書樞密院事。

【綱】丙申。三年。金大定十六年。夏四月。金始命京府設學養士。

【綱】六月。召朱熹爲祕書郎。不至。【目】先是陳俊卿劉珙薦熹爲樞密院編脩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襃錄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命主管台州見上九崇道觀。貴至是龔茂良言熹操行耿介。除祕書郎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

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至。會復有言虛名之上不可用者。遂改主管武夷山(見上卷七)冲佑觀。史浩復薦熹知南康軍。(治江西南康府)再辭不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間詣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出李渤白鹿洞書院(白鹿洞在南康府城西北廬山五老峰下。唐貞觀中李渤與兄涉隱此洞中。嘗養一白鹿以自娛。故名。書院肇自南唐)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講求荒政

奏復白鹿洞書院

【綱】湯邦彥有罪。流新州。(邦彥至金。懾不能措一辭而還。帝怒其無狀。詔流新州。自是陵寢之議遂息。)

【綱】秋八月。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趙雄簽書院事。冬十月。立貴妃謝氏為皇后。

謝廓然未能盡愛惡之道

[綱]丁酉四年。金大定十七年。春。二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綱]秋七月。罷王雱從祀孔子。

[綱]戊戌五年。金大定十八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發明]廓然請禁安石之說。得矣。請禁程子之說。則非義焉。蓋頤之學。皆六經聖賢之道。今而請以六經聖賢爲師和闢頤之學。有外於六經聖賢者乎。廓然知愛惡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者也。據事直書。其義自見。[目]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爲師。可矣。而別爲洛學。程氏學也。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

陳俊卿過闕入對

虛僞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偸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綱】三月李彥穎罷以史浩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王淮知樞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綱】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目】時曾覿王抃便甘昇便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今福建興化府赴建康今江南江寧府過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乾道六年俊卿罷判福州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

李顯忠父子破家殉國

大夫奔覿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怪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綱以范成大參知政事。六月。罷。以錢良臣簽書樞密院事。綱秋七月。太尉提舉萬壽觀李顯忠卒。目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見八十卷三三。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符離之役。見上卷二八。又為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帝嘗奇其狀貌魁偉。命繪像閣下。卒諡忠襄。綱冬。十一

門史浩罷以趙雄爲右丞相王淮爲樞密使錢良臣參知政事

綱己亥六年。金大定十九年。夏旱詔求直言目知南康軍見上朱熹上疏其略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

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下聲）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

鑒【廣義】嗚呼，文公一疏，切於時病，深中孝宗之膏肓也。孝宗讀之大怒，是何護疾忌醫之甚邪。惜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豈獨文公哉。

張栻諸儒倡首

【綱】庚子，七年。金大定二十年。春二月，魏王愷卒。諡惠憲。二子：攄、柄。攄早卒。

【綱】右文殿修撰張栻卒。

【發明】張栻得道學之正傳，為諸儒之倡首，事君忠直，立心平易，其忠君愛國之誠，瀕死不忘，是誠不負所學者矣。故卒而具官，深予之也。

吾道益孤

【目】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八。帝聞之嗟歎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栻穎悟夙成，父浚深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

聖門有人

希顏錄

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為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為都司日肩輿出遇

朱子之學銖積寸累而成
論語孟子說
太極圖說
洙泗言仁錄

會覿。覿舉手欲指栻。急掩其總。(檽陵隔子也)總。覿慚。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栻聞道甚蚤。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張栻)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見七一卷十五)說。洙泗言仁錄。(洙水在山東兖州府曲阜縣。泗水分流洧水。出兖州府泗水縣。經曲阜界。禮檀弓上篇。曾子謂子夏。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西河。子夏所居。)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嘗言曰。學莫先

南軒先生

周必大一時詞臣之冠

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去聲而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綱】夏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

【目】必大爲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貫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雖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

學以關洛為宗

忿懥渙然冰釋

綱 冬。十二月。資政殿學士致仕胡銓卒。諡忠簡。

綱 辛丑。八年。金大定二十一年。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目

祖謙夷簡見六八卷二二。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見七六卷十八。始居婺州見七九卷六。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遊。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張橫渠先生載。洛二程子。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卞急。躁疾也。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常言學如伯恭。祖謙字。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易繫辭上傳。夫易。開

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爲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皇朝文鑑行于世學者稱爲東萊先生【綱】八月趙雄罷【綱】以王淮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目】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八人【綱】九月錢良臣罷【綱】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冬十二月下熹社倉法于諸路【目】浙東治紹興府大饑王

募商蠲征

朱子行其所學

淮薦熹即日單車就道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已輳集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丙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是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治也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孝宗年號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

倉名。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現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俗作秏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

朱子論唐仲友

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浮惡不實還者有罰

綱 壬寅九年 金大定二十二年 夏六月謝廓然卒 秋七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 九月以王淮梁克家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綱 以朱熹爲江西提刑熹辭不拜

目 朱熹行 上聲 巡視也 部至台 今浙江台州府 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爲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

授熹。熹辭不拜。遂乞奉祠

薛軒周氏曰。君子知有王法。而不知有權勢。知有其君。而不知有其身。唐仲友乃王淮同里。且爲姻家。孰不以宰相之姻而避嫌乎。朱子執法不容。王章力論。王淮既匿輿情。而以論之不已。由是奪其新命以授朱熹。君子豈可以貨取乎。故力辭不拜。遂乞奉祠。嗚呼。是知君子立心介然獨立。罔肯自貶以同流俗。求其合義而已矣。豈以權勢之故而易吾之所守哉。

綱 癸卯。十年。金大定二十三年。春正月。以施師點簽書樞密院事。李彥穎罷。

綱 以黃洽爲御史中丞。目 洽爲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擿均上聲摭職。拾取也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

不欺何用求福報

陳賈請禁道學

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帝深然之洽爲人質直端重行大臣體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綱〕夏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

〔目〕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

尤袤詆斥道學

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邪。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後道學士院尤袤戊以程氏之學爲陳賈所攻。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

進讀陸贄奏議

以設教。近立此名詆邸訾子。毀也。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俱無得出。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怪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眞僞相亂。

【綱】秋八月。以施師點、黃洽參知政事。

【綱】丙午。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夏五月。宴講臣于祕書省

【目】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

每事以德宗爲戒

頤正先生

兼山先生

器鞍馬。帝名宰執賜酒從容語(去聲)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煬帝。陳(後主)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乞難(去聲)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耶。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爲戒。

[綱]賜處士郭雍號頤正先生。

[目]雍之先洛陽人。父忠孝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雍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洽今湖廣荊州州府夷陵州)。乾道(孝宗年號)中。守臣薦於朝。召不起。

日月五星聚軫

帝稔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至是賜號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來上時雍年八十三矣[綱]秋閏七月以留正簽書樞密院事[綱]八月日月五星聚軫[發明]雄隆綱書五星聚奎未有書日月五星聚軫者日月五星聚軫其異甚矣在不脩綱目則爲嘉祥綱目既脩則爲災異不踰年而太上皇崩以致國家之大變則異豈有虛生者乎[綱]冬十一月梁克家罷

[綱]丁未十四年金大定二十七年春二月以周必大爲右丞相施師點知樞密院事秋八月以留正參知政事

[綱]九月太上皇有疾冬十月帝罷朝侍疾赦[綱]太上

孝宗致喪三年。

自我作古

皇崩。遺誥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致喪三年。[目]太上皇崩。帝號慟擗踊。(見四四卷十四)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見二九卷十四)魏孝文(見三六卷二七)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質布色白)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見四九卷八)光所以譏之。自我作古。何害於是。詔曰。大行(見十卷二三)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綱]十二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目]左諭

大理寺奏獄空

德尤衰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也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

綱 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

發明 綱目不書大理寺獄空而書奏獄空加之以奏則是出於臣下之籠蔽非眞有是事明矣綱目書此非予之也實所以罪當時之意云

綱 戊申十五年 金大定二十八年 春正月復置補闕拾遺官

目 未幾左補闕薛叔似等上疏劾王淮帝曰卿等官

平生所學惟此四字

以補闕拾遺爲名事主規正人主。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綱〕施師點罷以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 三月。葬永思陵〔綱〕夏五月。王淮罷〔綱〕六月。以朱熹爲兵部郎官。未上而罷貶侍郎林栗知泉州〔目〕王淮罷周必大薦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愼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處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

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非得失之機交戰於中顧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邪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閼遏果人欲邪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閒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見七二卷六不合遂論

林栗論朱熹

胡晉臣首劾林栗

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見同上）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望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强。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會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出栗知泉州。（今福建泉州府。）

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綱】秋七月恩平王璩見上卷九兩郡卒【目】帝友愛甚至每名璩內宴呼以官而不名賜予無算卒追封信王【綱】冬十二月以朱熹爲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目】熹既歸投匭見四八卷十五進封事密也奏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閒則雖憊敗精勞心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

函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祕閣脩撰奉祠

【綱】己酉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春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

【目】金主雍太子允恭先卒以孫原王麻達葛判大興見上卷一尹又以為右丞相更名璟使親見朝廷議論習知政事之體至是即位追號雍曰世宗允恭曰顯宗母徒單氏為太后○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為賢主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八國人號

稱小堯舜。【綱】黃洽罷。【綱】以周必大留正爲左右丞相，王藺參知政事，葛邲同知樞密院事。【目】帝自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諭必大曰：禮莫重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高宗所居宮也）朕將退休。因密賜紹興（高宗年號）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以奉几筵侍東朝（太后之稱）爲意。而進必大爲首相。【綱】蕭燧罷。【綱】二月，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爲壽皇聖帝，皇后爲壽成皇后，皇太后爲壽聖皇太后。大赦。（先是更德壽宮爲重華宮，皇太后徙居慈福宮，帝傳位太

子遂棄服還居爭華宮。

【綱】立皇后李氏。

【目】后，安陽（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人，慶遠（今廣西慶遠府）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生嘉王擴。性妒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為后。

皇甫坦識李后

【綱】三月，廢補闕拾遺官。（御史中丞謝諤論其不可廢，不聽。自是近臣罕進言者。）

【綱】夏五月，以王藺知樞密院

事【綱】周必大罷【目】初何澹與必大厚爲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爲諫議大夫。首上疏攻必大。罷之。必大純忠厚。能以善道其君。